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葡萄成熟的时候

亦舒
著

那该是多久之前的事。
约五十年，半个世纪吧。
他早已忘却独立宣言，
分子结构。
罗马兴亡史，哪一次升职、加薪……
可是他还记得她闪亮的眼泪。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YI SHU XIN JING DIAN

亦舒
著

葡萄成熟的时候

小山没想到会有那么多类型营生，
在都会中，
人人心不在焉志大才疏地做一份闲工，
然后希望在股票市场里发财。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 非经
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葡萄成熟的时候

亦舒著.

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8.1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187-4

I. 葡... II. 亦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6466 号

责任编辑: 詹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 丁树伟

封面设计: 黄炜瑜

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6 1 插页

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亦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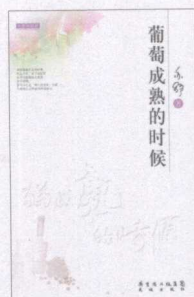
原名倪亦舒，生于上海。

十五岁开始发表小说，十七岁开始替《明报》写稿，时为中学生。

曾任职记者、编辑、香港政府新闻处新闻官等。

惟一不曾中断的是写作。

早年留学英国，现居加拿大，为全职作家及家庭主妇。



责任编辑：廖秀敏 李 谓
 特约编辑：丁树伟
 封面设计：黄炜瑜



沈小山不想人家这样说：她十六岁那年父母离异，呵可找到借口了，从此功课一落千丈，开始放纵任性，酒精毒品，来者不拒，父母分手造就了她的堕落，她自身统共不必对任何行为负责，全部是父母的错，要不，就是社会的错。

小山一直很争气，十分自爱，沉静地做妥功课，练成一手小提琴，校际游泳比赛又得过银奖，人要自己争气，她这样说。

直至有一日，父亲沈宏子带女朋友回家吃饭。

这时小山的母亲已经移民加国温哥华，在商场开了一家面包店，据说生意还过得去。

前后不过年余，小山没想到父亲已经找到新人。

她一颗稚嫩的心咚一声跌到脚底。

那女子很年轻，廿余岁，是沈宏子下属，刚在学习打扮，事事做

足一百分，太努力了，反而不讨好：头发太黄，眼影太蓝，胸罩太硬，上衣太紧，外型最多打六十分。

举止就完全不及格。

她把小山当小孩，带来一只毛毛玩具做礼物，手臂整晚搭住沈宏子，看牢他媚笑。

小山发觉这人一笑就露出牙肉，不甚美观。

那晚她很沉默。

父亲与女友似乎已经很熟络了，他为她剥橘子。

饭后他们去看电影，建议小山一起去，小山不假思索拒绝，独自留家里。

小山记得父亲说过：只有十多岁少男少女才看电影：老远路扑进扑出，黑墨墨环境、隆隆声音响，过了三十岁，还是耐心等录影带面世吧。

没想到今日喜滋滋地挽着女伴手去轧热闹。

小山的失望也不用说了。

这个女子与父亲约会半年，他身边换了一个人。

这次，小山知道他是认真的。

沈宏子一下子减掉二十磅体重，又到牙医处把破裂牙齿统统补回，改了新发型，添置新西装，前后判若二人。

小山想：这个可能不是他的下属那么简单了。

难道，他开始认真？

最近，小山正整理家中旧照片，做成光碟，永久保存。

越看越欷歔，她不敢相信沈家曾经那样快乐过。

照片中母亲常允珊无论化妆与否都那样秀丽，父亲一表人才，小山自己也好不可爱。

他们四处旅行：欧洲、夏威夷、阿拉斯加、日本，渐渐去到比较冷门地区，印度、峇里，最叫小山难忘的是巴西利奥热内卢的嘉年华会。

小山最珍惜一张与米老鼠合摄的全家福，那时小山还手抱，只三四岁，笑得合不拢嘴，全家脸上发着幸福的亮光。

小山流泪，那样的好时光一去不复回。

进初中时他们开始吵架，每夜都闹醒小山，句句离不了投资失败，负债，把房子即时卖掉还欠银行数百万之类。

夫妻又撑了几年，两人在客厅擦身而过都木着脸不招呼，他们勤力工作、努力还债。

少年小山总以为还清债务，他们又可以回到从前那样相敬相爱。

但不。

他俩决定分手。

沈宏子同离婚法庭说，双方有不能冰释的误会。

而常允珊的理由是：对方待她，以不可容忍的残酷。

三扒两拨便分手成为陌路人。

常允珊也尝试为女儿做心理辅导。

她这样说：“离婚已是最常见的悲剧，统计平均十对夫妇中有六对终于会得离异，你父亲与我都仍然爱你，支撑到你接近成年已不容易，

现在你至少略为了解，两个人在一起相处是何等艰难。”

小山知道这时不能哭泣。

“你到温埠来读大学吧，由我负责费用，之后，你是成年人，有自己的天地。”

好像很简单。

“不要给你父亲麻烦。”她还为他说好话：“他深爱你，对女儿，他从不吝啬时间金钱精力，为了帮你找优质小提琴，寻到苏富比拍卖行去。”

母亲已届中年，脸上不化妆时有一层黄渍，洗之不去，眉梢眼角，尽现憔悴，她对女儿说：“全身需要大装修了。”

她拎着简单行李一个人到西方闯关。

今年，小山中学毕业，成绩尚可，六优二良。

沈宏子惋惜地说：“中文与地理有什么理由拿良，再略加用神，即是八优。”

可是，十八个优异父母也不会复合，她沈小山的快乐童年一去不回来。

不过，当时她很理智地对父亲说：“我已尽力，那才最重要。”

沈宏子立刻接上：“小山你说得对，爸太贪婪。”

他奖她一只金手表，背后刻字：爱女小山中学毕业纪念父赠。

可是，小山只是他的女儿。

他只会为女伴染发减肥补牙。

小山不是妒忌，她从来不是一个幼稚的女孩，她只是感慨。

而且这一切悲痛创伤都得放在心中，因为正像妈妈所说，父母离婚已不是新闻，那样普遍悲剧，岂能挂嘴边，呵，你以为只有你爸妈不在一起？有人会说：我老爸又结又离三次，各有子女，我妈也不甘示弱，四个子女，各不同姓氏……还是不要声张的好。

渐渐像一只密封压力锅，小山可以觉察到锅内热空气膨胀，已无处可遁。

迟早会炸开来的吧。

大爆炸那一日，是小山十七岁生日。

沈宏子一早问她：“可要请同学吃饭，有男朋友，不妨叫出来看看。”

小山想了想，“我希望一家三口一起吃饭。”

“你妈妈没有时间，我偷偷告诉你，她已有男朋友。”

什么？小山下巴落下。

“我也是听朋友说的，那人是当地一名建筑师，事业有基础，与洋人前妻育有三个儿子，都是混血儿，倘若他俩有将来，你就是他们的妹妹了，恭喜你，一屋都是兄弟。”

小山铁青着脸，不能相信父亲有这种幽默感。

“今晚，我介绍你认识郭思丽，小山，她对你爸十分重要。”

小山看着父亲，来了，来了。

沈宏子说下去：“思丽的父亲是著名大律师郭颂彬，你可听过他名字：思丽结过一次婚，没有子女，她本人也是剑桥法科高材生，在她父亲律师行做事，她对于一个中上级公务员如我的社会地位有极大帮

助，你明白吗？”

小山不出声。

多好，也许将来她可以同人说：我父亲是建筑师，我母亲是大律师，但是，他们没有生过我。

她这样对父亲说：“我希望单独与你一起过生日。”

“你总要见见思丽呀，我俩已谈到婚嫁。”

什么。

竟这样快。

一家三口，各奔前程。

父母已各归各寻找幸福去了。

“我们七点钟到美国会所晚饭，衣着得体一点，可是又毋需太过隆重。”

下午，小山观看学习电视台节目，正是她最有兴趣的著名火山剧集：夏威夷的基罗威亚，意大利的维苏维斯，马汀尼的庇利，以及爪哇的阔克吐亚。

节目旁述员这样说：“世纪初阔克吐亚火山爆发，把整个岛炸掉一半，火山灰吹至伦敦，震央远及澳洲，火山炸开之前曾有一日一夜沉静。”

小山此刻也没有动静。

母亲的生日贺卡寄到，总比叮一声收过分潇洒的电邮好，可是一看便知道是超级市场放出口处那种廉价一般卡片，少年人心思特别缜密，故此小器计较。

信里附着一张支票，更加叫她不悦，像是说：这里是五百元，去，去，随便买些什么。

小山不出声，把支票夹在地理课本里当书签。

她取出一件连身裙请女佣帮她熨一熨。

女佣好心地说：“这件衣服怕太窄。”

果然如此。

“太太临走有好些晚服没带走，你可要试试。”

好主意，母亲的晚装大方端庄，不露前后，十分得体。

小山挑一件灰紫色丝绒外套配牛仔褲。

她有一副同学送她恶俗得趣怪的大钻石耳环，戴上，衬得一张脸顿时亮丽起来，少女嘛，什么都克得住。

小山专等父亲来接。

肚子饿，她吃薯片。

沈宏子的电话终于来了：“小山，听着，不好意思，我走不开，股东会又要去接思丽，这样吧，你叫部车子自己到美国会所去。”

小山立刻说：“我不吃这一顿了。”

可是她父亲已经匆匆挂断电话。

女佣轻轻走过来，“不怕，我陪你去。”

她也有点私心，小姐若是留在家中，她又得服侍小姐，那可麻烦，不如送她赴约。

小山忍气吞声。

辗转到达目的地，迟了十多分钟，一看，沈宏子已与女伴坐在那

里，头似乎碰到头，密密地不知谈些什么。

小山想：你们已经说了一天一夜了吧，留些时间给生日女可好。

小山走近，他俩抬起头来。

小山看到了郭思丽，只觉她年纪老大，面孔与身体都有点臃肿，穿戴一级名牌，双手抓紧放在膝头上一只俗称嘉莉的鳄鱼皮手袋，这只皮包曾做过一套美国电影的主角呢，价值与一部日本小房车相等。

沈宏子即时为她俩介绍。

郭思丽很客气，毫无亲切感，送上一只小小淡蓝色盒子，话题一转，说到最近一宗版权官司。

菜上来了，大家轻轻吃，小山觉得食不下咽。

沈宏子兴奋地说：“小山，刚才我向思丽求婚，她答允了呢。”喜不自禁。

小山心里生出深深悲哀。

母亲容貌身段笑容胜过郭女士多多，父亲难道看不出来。

“小山，你不恭喜我们？”

小山实在说不出口。

忽然她想起英威廉王子，他母亲辞世不久，他父亲欲与老情人正式亮相，问他：“你可赞成？”

小王子答：“爸，只需你高兴。”

赞成与反对哪里由他。

小山轻轻说：“爸，只要你高兴。”

沈宏子咧开嘴笑，他觉得满意。

可是郭思丽的脸一沉，明显不悦。

她本来老气，一板面孔，小山觉得她有点像传说中的西太后慈禧。气氛很僵，空气中有张力。

沈宏子搓着手，“我们打算明年初夏旅行结婚，小山，届时你已进入大学，但是，家永远是你的家，不过，我将搬出与思丽住到宝福路。”

小山抬起头来诧异地问：“爸，我们在宝福路有住宅？”连少女都知道那是贵重地段。

沈宏子有点尴尬，“呵，住宅是郭家送给思丽的结婚礼物。”

原来沈宏子甘心做人赘女婿。

那个豪宅，肯定是沈小山禁地，现在住的中级公务员宿舍，才是沈小山的家。

小山说：“爸，你都忘了。”

沈宏子一怔，“忘记什么？”

“我们一家三口的快乐时光，现在，你已不认得我，你把一切都丢在脑后。”

这时，郭思丽牵了牵嘴角，双手把名贵手袋抓得更紧。

沈宏子又惊又怒，“小山，你今天撞邪？穿着你妈的衣服，讲话口气似足你妈！”

小山霍一声站起来，“这顿饭吃完了，祝我生日快乐。”

沈宏子拉住女儿：“你给我坐下来，你别过分。”

小山忽然这样说：“我不是你的妻子，你不能呼喝我。”

这时，邻座客人已经转过头来。

郭思丽急得“嘘嘘”连声。

小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到了楼下，内心凄惶，到什么地方去？今天可是她十七岁生辰呢。

小山站在街角，华灯初上，霓虹光管铺天盖地，一辆吉普车路过，司机眼尖，看到了她，大声叫：“沈小山，去哪里？”

小山认得是同学，连忙扬手。

“快上车来。”

车上已经坐着三四个人，大家嬉笑着腾出空位给漂亮少女，“快。”

小山走投无路，身不由己跳上车子，无论到什么地方去都好，她快憋疯了。

有人给她一瓶啤酒，她对着瓶口喝下半瓶，车上乐声震天，小山忽然捶着胸口大叫起来，直想把郁闷之气发泄出来。

叫了半晌，略为好过，又忍不住泪盈于睫。

一车年轻人，快速，醉醺醺，不知目的地，去到哪里是哪里，多痛快。

但沈小山一向是个乖孩子，她发觉众人都没有系上安全带。

这时，忽然传来警车呜呜。

司机吃惊，“怎么办？”

“停车好了。”

“不，我体内酒精含量超标。”

会说这样的话，或许还不是醉到贴地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车子急转弯时失控，众人尖叫起来。

小山只觉像电影中的慢镜，吉普车在电光石火间翻转身子，打了一个筋斗，车里的五个年轻人像骰子似转动，乱成一片，有两人被弹出车外，大叫呻吟。

小山被人压在车底，动弹不得。

她也不觉痛，耳畔听到警车与救护车呼啸而至。

呵，车祸。

她活还是不活？神智倒一直清醒。

真倒楣，上错了车死错了人。

小山看到白衣救护人员赶到，一个个把同学抬出去，终于有人看到了她，“还有，还有，这个也活着，正眨眼呢。”

不知怎地，小山竟觉得有点尴尬。

救护人员劳动电锯，把车门锯开，将小山小心拖出。

浑身鲜血的小山一声不响，咬紧牙关死忍。

救护员十分讶异，“你只折断手臂。”

小山啼笑皆非。

救伤车把她载到医院。

真是好去处，她的生日总算有了着落。

她问：“我的同学呢？”

“真是奇迹：全部存活，司机伤势较重，需做手术清除脑部淤血，可是也能期望完全康复。”

小山嗤一声笑出来。

医生叹口气，“唉，少年人。”

他替小山注射镇痛剂。

稍后，沈宏子赶来了，医院递给他一包血渍斑斑的烂衫烂裤，他以为女儿没有了。不由得大声号叫起来。

小山幼时可爱模样历历在目：学走路了，开口叫爸爸，嘴里长出小白牙，学英文字母……

完了，完了，他蹲到地上。

看护没好气把他扶起，“这是医院，静一点，先生，你的女儿只不过手臂打了石膏。”

沈宏子“啊”地一声，惊痛稍减，挣扎着站起来，背脊凉飕飕，原来已出了身冷汗。

他的心又开始刚强：可恶，这孩子变了，活脱为不良少女现身说法。

他推开病房门，见到小山乌溜溜一双眼睛，也正看着他呢。

父女不招呼。

他轻轻走近。

小山还有别的伤痕，一边脸擦伤，搽了消毒药，斑斑驳驳，像科学怪人。

他哽咽地开口：“小山。”

咳嗽一下，又从头开始：“小山。”

仍然觉得语气需要修正，终于实话实说：“小山，吓煞老爸。”

小山抱歉，“我不是故意的，同学平日也很正常，就今晚疯起来，”越描越黑，“我只是在不适当的时间出现在不适当的地点。”